

情似浩荡江河水

鑫
华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鑫
华
著

情似浩荡江河水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情似浩荡江河水 / 鑫华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106-03186-2

I. 情… II. 鑫…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2658 号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设计: 凌翼工作室

版式设计: 日 月

责任校对: 杨 柳

责任印制: 卢晓波

情似浩荡江河水

鑫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8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5 字数 /3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186-2/I·0714

定 价 38.00 元

第一章

玉琴群山连绵百里,恰似被仙女遗弃在江南大地上的一架古琴,几条南北走向的山脉就如那绷紧的琴弦,只需轻轻一拨就能弹奏出动听的琴声。在那主山脉的两边,各自汇集着无数的小溪流淌出了一条小河。然而,东山区的玉江水犹如那放荡不羁的少年,时而在宽阔的沙滩之间悠闲地漫步,时而又在悬崖陡壁的狭谷里横冲直闯,大有一泻千里之磅礴气势;西山区的琴河就似优雅莞尔的少女,在那蜿蜒的山坡之间迈着轻盈翩翩的脚步,一路轻声地吟唱,一路倒映着青山白云的飘浮。走出大山,琴河就用她那宽广温厚的胸怀接纳了玉江的粗犷,于是双双造就了玉琴河水向东北流去的浩浩荡荡。

初夏的凌晨,微风和煦,晨曦初放,碧空万里的半空还挂着一弯纯情的月亮,几颗多情的星星也在眨眼眯睛地向嫦娥和玉兔依依惜别。那远处山峦的青黛,近处绿树的浓墨与翠竹的素描,一路陪伴着琴河水的悠悠,给了林富贵艺术欣赏般的悦目。还有路边露珠欲滴的花瓣与草尖,也散发出了阵阵扑鼻的幽香。

林富贵使劲地蹬着那辆老式的“永久牌”自行车,沿着琴河西岸的矿山公路出了西山区,又骑过玉琴大桥上了省道,“吱呀、吱呀”地来到了东山路口。他把自行车往山路上一拐就跳了下来,推着它爬了一段长坡,来到昨天傍晚临走时撒下了一层薄薄细土的地方。

看到上面仅仅是印着几行杂乱的鞋印和手推车轮子印,林富贵不



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已经在这路口足足地守候了五天,也不见一辆汽车或拖拉机什么的往这山里去,偶尔只看到一二辆独轮车、板车、自行车或摩托车在这儿经过。他忽然想起了儿时就听说过的“守株待兔”这个故事,不禁感慨起来:自己是不是也在这儿做起这样的“守株”老翁了?

然而,不在这里守候又怎么样?这车流不息、人海茫茫,到哪里去寻找?山民们只知道有一辆农用汽车每隔几天就会进山里一趟,至于那司机姓啥名叫啥,家住何方,都是一问三不知。他们当着面是师傅长师傅短地喊着,背地里却叫人家老疤师傅。不过他们挺有兴趣地说,那个司机虽然相貌丑陋,却有一个下凡仙女般的女儿,有时也会跟着农用汽车一同来山里。

老疤师傅,满脸的伤疤?林富贵想起了儿时的同桌好友崔平根,也是满脸的伤疤,而且疤得相当难看。唉,两个人都快有四十年没有会过面了啊,难道会是这位老兄弟?他想想不禁自嘲地笑了笑,哪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呢?再说,这个司机的女儿就像下凡的仙女,那么他的妻子一定也长得非常漂亮,要不然丑陋的娘胎里能出得来如此美若天仙的女儿么?如果他的相貌有崔平根那样丑陋,又怎么能娶到美丽的娇妻?也许这个司机是在婚后才弄成的满脸伤疤?

哎呀,管他呢,一定要继续在这里守候下去,哪怕是要等上十天半个月,也非得等到这辆农用汽车不可。林富贵暗暗地下定决心,便把自行车支在路旁,解下了后车架上的工具袋,向一处突兀的山坡爬去。

山坡上有一棵参天的古樟,那空了心的树干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树冠犹如一把特大的太阳伞,足能遮住近半亩地皮。这是一个天然的凉亭,视野也很开阔,是过往行人歇脚的好地方。树底下已经踩踏得坚硬光滑,尤其是那几股水桶般粗细的树根突兀在地面上,就如斜插地摆放着几条长长的矮凳。

林富贵和往常一样,靠着树干在那条已经被人们的屁股磨得溜溜

光光的大根上坐下，就从帆布工具袋里取出塑料水壶和馒头吃了起来，并不时地向山脚下的那条柏油公路望去。在这条通往省城的主干公路上，一大早就有许多车辆来来往往。可是他张望了许久，也不见一辆车往这山路上拐，便又将目光移过公路的林带望着远方。

那是一片丘陵的田野，早稻已经返青封行，呈现出一派绿油葱葱的景向。田野之中，点缀着一个个绿树掩映的村庄。那红砖青瓦的院落，那彩色瓷板装饰墙面的平顶楼房，羞涩地在绿树丛中探出尖尖角角，似乎是在装扮着新农村美好的生活。从山里流出来的小河，也在山脚下拐了一个大弯，恰似那仙女从衣裙里飘出来的一条玉带，优柔欲飞地从那些村庄旁飘过。

田野的尽头，是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这时，那边半个天际放射出了迷人的霞光，映照在霞光里的田野、村庄、河流和林带，好似那迷幻的仙境，竟然迷得林富贵心动了。不一会儿，太阳探出了半个头，那金光映照得他眯缝起了双眼。他吃罢东西便点火吸起了烟，右腿伸直搁在树根上往树干上一靠，双眼微微地闭着养起神来。可是，他这脑袋怎么也清静不下来，那纷繁的往事就如一大群鸭子进河，纷纷地跃入了脑海……

他出生了几年还没有名字，斗大的字不认识一箩筐的父母亲把这个独生儿子看成是宝贝崽和命根子，只管他叫做狗崽子，是希望他像狗崽子那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活泼健康地成长。直到上头来清查人口追着要报户口了，父母亲才请人家想出了几个好名字，有听起来响当当的，也有文绉绉的，还有如女人般行云流水的。可犹豫了许久，穷途潦倒的父母亲最后还是选择了“富贵”这个良好的心愿，是希望他一生富贵，子孙后代都富贵。可是这几十年过去了，他一直都没有富贵起来。

他这大半生的路，还真是多灾多难、坎坷颠簸。患上肾病的母亲在他刚满四岁时就一病不起，拖了半年多一些就撒手人间，父亲也在他六岁那年上山打猎时不慎失足跌下了山崖。他是作为孤儿送进学校念书，后又照顾安排了工作的。成家后刚过了一段快活的日子，可是两个儿子



还不到一岁，妻子又于那年在东山区的修路大会战时因哑炮起爆而奔命于黄泉。

他家现今只有父子仨人，而且个个都是强壮的劳动力。按理说这个日子是应该过得舒坦，可是无奈小儿子生性调皮，从小就不好好念书，在岭东煤矿参加工作后又经常旷工，早几年就被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后来一直在社会上东游西荡。大儿子虽然为人厚道忠实，工作踏实肯干，可是又无奈他所在的西林煤矿因为受到小煤矿的侵害，造成了主井、副井和风井的先后垮塌严重而无法维修已经被关闭，早就无限期地在家待岗了，每个月只能领到可怜巴巴的一百几十元下岗生活费。他自己虽然三十岁就当上了回采区的区长，刚满四十又被提拔到矿上分管生产，可是由于井下地质条件复杂，生产成本投入大，煤炭质量又差，卖不起价钱，矿上的经营效果一直不好，因而工资水平低下，纵使有奖金也是微不足道，以致家里一直没有什么积蓄。

现在家里的基本生活虽然勉强过得去，可是这两个已经老大不小的儿子要不要结婚？两房儿媳妇想要娶进门，多多少少总要一些钱吧！还有那又小又旧的破房子，两个儿子可以挤在一间睡，两房儿媳妇还能就住在那么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如果就是因为没有房子没有钱才娶不上儿媳妇，那自己如何对得起儿子那早去的娘？又如何去面对世上众人？

想到这些，他又有一些后悔这么多年矿上分房子不该发扬风格让出去。可是现在还能说什么呢？那时他总是想，矿上每年都会建一二幢房子，而且少不了一个单元是四室两厅，等到儿子找对象了再要房子也不迟，反正自己在矿领导这个位置上至少还有几年。唉，他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下来呀。现在已经下来了，以后还想要四室两厅？做梦去吧！哪怕就是三室两厅，甚至是想要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都难了。矿上每到分房时，吵的吵，闹的闹，再凑上求爹爹告奶奶的哭泣声简直是一团糟，还有那暗地里去烧香拜佛走曲线求房的人比比皆是，人家

手里掌握着房子的人本来就觉得这唐僧肉太少了，还有心思考到你这个已经下来了的人？反正你也无职无权作不得什么用了。在位时风光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旦下来了就是人走茶凉，没有多少人愿意理你的事。而要低三下四地去求人，自己又抹得下这个脸面？哼，还宁愿去搭一个茅草棚住算了呢！

还有她，那个比他小了十几岁，身体娇小瘦弱，双眼里总是流露出淡淡忧伤，嘴角上常常挂着一丝苦笑——还真叫他一直放心不下的苦命女人……

她丈夫原来是回采区的一名合同制工人，在一次顶板事故中被砸成了植物人，长年躺在床上没有半点知觉，全靠输液注射葡萄糖和插入食管灌入流质食物维持着生命，屎尿就任其流在身下垫着的棉布片上。不仅如此，她的婆婆又为儿子哭瞎了双眼，三胞胎的孩子还是个小不点儿。这个苦命的弱女子，是在苦苦地支撑着这个不幸的家啊。

那时他还是这个回采区的区长。那次事故虽然是她丈夫违章作业所造成的，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这个当区长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说是对本区职工的安全思想工作不到位，安全制度执行不严，反“三违”不狠和现场管理不力所引起的。因此，他在内心深处对这个女人，对这个不幸的家，总有一种内疚甚至是负罪感。他也总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要帮她支撑起这个不幸的家。

他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几乎每天都要下井，要去井口参加生产调度会和三个班的工人进班会，忙这忙那，白天很少在家。但是他下班路过她家门口时，多半会进屋里去看一看，问一问她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他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了，他便要他们兄弟将她家买米买煤，去菜园浇水送肥等重体力活全包下来，有时间还要去帮她哄一哄孩子。而他每次领了工资奖金什么的，都不会忘了给她的婆婆和丈夫买点奶粉、麦乳精之类的补品，给孩子们买点水果、油枣子、糖葫芦什么的零食送过去，临走时再悄悄地搁几张钞票在桌子上。



她对他也总免不了以泪洗面。这泪水,有对自家辛酸的倾诉,而更多的则是对他和他家人感激的流露。早先她也是跟着大家一样叫他林区长,就在他当上了生产副矿长之后还是叫他老区长,后来就改口喊他做富贵哥,而且还把那出口恭敬的“您”变成亲近的“你”了。

女人心细,尤其是在苦难中挣扎着的女人的心更细。从一开始,她就将矿上的补助,个人的捐款,亲朋好友的赠送,一一记在了一个本子里。

欠债要还清,欠人家的情也必须加倍地偿还,如果有能力,还应当是借一升还一斗,欠银子要还给金条,滴水之恩,当涌泉回报啊!这些,还是她幼小时父母亲就一直这样教导的。虽然父母亲早就去世了,但是老人言教身传的影响,早就根深蒂固在她的灵魂深处了。这些情和债,她记下来就是为了要偿还,是私人的还给个人,是公家的要还报于社会,自己偿还不清,儿子们也要接着偿还。

他听到她这样地流着泪对幼小的儿子们说,也只能是无言而又心酸地望着这个女人笑一笑。他知道,如果说不会要她偿还,那么这个娇小瘦弱而又倔强的女人,以后就有可能不肯再接受人家的赠予了;如果说要偿还,那么这样一个瘦弱可怜的女人,又是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还有偿还的能力么?况且,这些都是好心人一颗爱心的奉献,还需要偿还么?何必还要拖累孩子们的未来,让那些幼小的心灵去面对这沉重的生活负荷,从而影响到他们童心的乐趣和梦想的翅膀展开呢!

那年他刚当上生产副矿长,便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点存款全部取了出来,买了一辆小推拉货架车,进了一些烟卷和小零吃食等日用生活小品,要她顺便在自家的房前做点小买卖,赚一些零碎钱凑合家用。

她的家就在大伙儿上下班的路旁。阴雨天,她只把货架车放在厅堂里的门边;天气一转好,她就把它推到房前的大柚树下。她的态度好,价钱也卖得低,又从来不进假冒产品,因而很多人都到这里来买东西。尤其是老回采区的职工和家属们,即使不顺路,也会弯道过来给她做点生

意,有意帮帮她。这样,她的小本生意很是红火。

从她家屋后半山腰里泻下来的一股清泉,正好从货架车旁流过。他搬来几块大石头在沟里垒起了一个小坝,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活水小池。她每天就在这水池里洗菜捶衣,能够做到操劳家务和照顾小货摊两不误。有时在屋里忙,只要听到有人喊“买东西啦”,她就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走出来笑脸相迎,等买货的人一走又回到屋里去做那些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事。

起初,她讨了他家厅屋的门钥匙,将他父子的衣服鞋袜和被褥的洗刷全包了。后来,他家的饭菜她也在自己家里弄好后再送过去,有时就干脆要他们在自己家里一同吃。开始他不肯她为他做这么多,她自己家里那么多繁琐的事情就已经够她操劳了呀!但是每当看到她那不安而又哀求的目光时,他也只好默认了。他知道如果不让做这些,她的心会一直不安下去。心不安,不是会比人累一些更难受么?

她何又只想为他做这些?她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一切,包括把自己的身子都给他。这么多年以来,她已经体验到了女人的生活里没有男人的滋味。回想起那时丈夫每天对自己的缠绵难分,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健壮男人没有女人在身边的日子会是怎样的难熬。尽管他不曾向她要求过什么,甚至是连一点暗示都没有过,但是她已经决定这么做了,于是就开始寻找能在屋里单独接触他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难得,因为他是否单独在家,她的心中基本有数。

那是一个盛夏的夜晚,他和矿长书记们在矿招待所陪市煤业公司的领导吃过饭,回家路过她家门口时顺便进屋里看了看,跟她说了几句话就往家里去。

她知道他两个儿子都上中班下井去了,要到零点过后才能回来。十几分钟后,她就揣着几件洗好的衣服去了他家,进去就把厅屋进厨房的门在后面反闩上了。

他这时正好只穿着一件短裤衩在后院里冲澡,见她进来了赶忙拿



起长裤要穿上。她走过去就拿过他手里的长裤，又扯下搭在铁丝上的衬衣一起浸入了水桶里，便拍打着手里的一叠衣服说：“富贵哥，这里有洗好了的嘛。”

见她揣着那叠衣服向他的房间走去，他赶紧说：“爱莲，我的衣服就放这里呀。”

“这几件都要缝几针。”她跨进了门，很快又探出头来莞尔一笑，“很快的，你洗好了就来拿吧。”

他洗好澡，擦干了身子进门时，她还揣着那叠衣服痴痴地站在房中间。见他过来拿衣服，她才刚刚梦醒了似的，于是赶忙放下衣服去找针线，又是手忙脚乱地搬椅子开电风扇，脸上红红地说：“嗨，这个天气真热啊！你就坐在这里吹一吹。衣服还没有缝呢，你再等一会儿吧。”

他摇了摇头，只是站在电风扇下说：“我那短裤还没有烂吧？如果不要缝就先拿给我去那边屋里换了。”

“现在虽然还没有烂，可是那线缝快要脱了。如果是穿在身上挣脱了线缝，那就多不好呀？”她穿好了针线，顺手就将长袖子衬衣脱掉了，又把长裙子的下摆撩起塞在腰间，便坐在床沿上缝起衣服，并不时地抬起头来向他送去一个温情的微笑。电灯下，她刻意穿上的那件半透明无袖罗衫里，没有背心，也没有胸罩，耸立的两个乳头犹如薄雾中的山峰隐约可现；那露出来的胳膊和大腿虽然不是圆滑胖乎乎的，却也白嫩细腻得可爱；尤其是那纤细的腰身，圆滑的臀部和微微前倾的脖颈，那所勾勒出来的优美曲线，绝不乏一位少妇能够使男人眼馋的风韵。那个时候她才二十几岁啊！

他头脑“嗡”的一下，本能地意识到了她的有情有意，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心里“蹦蹦”地直跳，本来就因多喝了几杯白酒而感到发热的身子，这时更加燥热不安起来，那件被打湿了的短裤衩，也被那个硬挺起来的玩艺儿顶起了一座突兀的小山峰。他恨不得立即向她扑过去，吞噬那诱人的肉体，可是理智使他狠狠地捏了一把自己裸露的肚

皮,让那痛楚清醒了大脑,转过身就向门口走去。

“富贵哥,”一个情意缠绵的声音就似一双无形的大手,又把他拉着转过身来。这时只见她将衣服丢在床上站了起来,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富贵哥,难道你一点都不明白我的心?”她的脸更红了,像是两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话音也发颤起来,“你是嫌、嫌我……”

“我、我……”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想着应该退出房门,可是双腿怎么也挪不动半步。今天的这种场面,真是出乎他的意料。可以对天发誓,她在她的身上自始至终都没有过这种幻想,更加没有想到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一直都是把她当着小弟媳,甚至是晚辈呀!

“富贵哥,我、我……”她的鼻头发酸,几乎是不顾一切地跃到他的面前,扑进了那裸露的胸怀。

“爱莲,你不能这、这样……”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我就是要这样,我心甘情愿地这样,我也不管你愿不愿意这样。富贵哥,我、我……”

“爱莲,你听我说,刘建平他、他……”

刘建平就是她那已经成了植物人的丈夫。

“建平是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会,已经是一个大废人了哇!”她的声音里汹涌出了明显的悲伤。

“我真的不、不能这样,我、我……”他想推开她,可是手脚好似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尤其是那个硬挺起来的玩艺儿顶在了她那柔软的小肚子上,立时身上就有了一种触电的感觉,连心也酥软得颤动起来了。

“富贵哥,”她紧紧地搂着他的腰,仿佛一松手就会失去了依靠,脸就靠在他的胸前哽咽着,“你、你不这、这样,就能包别、别的男人也、也不会、会这样?你能体会得到一个女、女人就这样守、守活寡的滋、滋味吗……”

他的心头一酸,眼眶发热,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于是一弯腰就抱起了这个柔软的身子……



渐渐地，他不仅仅是习惯了她对自己的无微不至和温柔缠绵，而且还老是在想：恐怕自己这后半辈子都离不开这个娇小瘦弱的女人了。

有时候，他搂着她那纤细得快要折断的腰枝，抚摸着那瘦削而又显得单薄的肩头和手背，心里酸酸的都快要流出眼泪了：苍天也太不公平了呀，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女子，竟然压给了她这么一副家庭重担。

每当这时，他就会沉默不语，暗暗地想：自己一定要帮她，这辈子都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她。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念头也就越来越倚重了。

这次提前从副矿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他不但没有感到一点轻松和消遥自在，反而觉得心里是极端的空虚和失落，浑身的不自在起来了。虽然退下来后就有许多小煤矿老板来请，可是他近的小煤矿万万不能去，远的地方又不愿意去。他现在真的是不能离开玉琴地区呀，担心自己一旦远走，这个本来就难管的小儿子更会成为一无阎王管的野鬼，以后不知道还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了。他想从此就把这个小儿子带在身边，最好是能去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收敛一些那颗到处游游荡荡而野惯了的心。还有这个娇小瘦弱的女人，他也不放心远离她而去，希望能在身边时时关照到她，帮到她。

他到外面转悠了几天，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便起了一个念头，回来就对她说：“爱莲，我打算去开一个小煤矿。”

“你说什么？”她先是惊诧地盯着他，继而就连连摇起了头，“你都在井下干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才落下了一个轻闲，现在还想去搞小煤矿？不要去，千万不要再去了！”

“你看我就这样歇得住么？如果再这样歇下去的话，我是非得病倒不可。”

“你如果硬是歇不住的话，就去找一点别的什么事情做做吧，千万不要再去搞什么小煤矿了。”

“现在还有什么事让我好做的？”他的两手一摊，“我挖了一辈子的

煤,对外界接触少,也就只懂得挖煤,没有其他的什么本事,更没有一样别的特长。”

她笑了笑说:“那你就和吕自道一样,也去山上开垦几块荒地,种些蔬菜去卖得了。”

“一把锄头能够锄得几块钱出?一担尿桶又怎么救得了我们的急?那针眼大的泉水一滴一滴的,难解我们的渴呀。”

“要不,你还是去做一点小生意吧?”

“做生意嘛,小本买卖赚不了几个钱。大买卖呢,你还不知道我?别说是没有本钱,假如有大本钱给我,恐怕我也不是那块料,不要把几块钱老本都亏得一干二净,全都打水漂了。”

“那就做这煤生意啊,许多客户都是你的老熟人了,还不好说话?还怕被他们骗了?”

“这可做不得呀。这些客户都是矿上的,我绝对不能不当这个副矿长了,就将矿上的客户拉走了。要不然,人家还会说我在挖矿上的墙脚呢。”

“你说的也是,这种忘本负义挖公家墙脚的事是不能去做。可是,这去开小煤矿不是也要很多本钱么?”

“那就要看是在什么地方,也要看搞多大的规模了。我是打算到与其它煤矿也与其他人无争的樟树岭去。”

“你要去山那边的樟树岭?那里多偏僻呀?”

“那里偏是偏了一些,但那里井筒现成的有,生产系统也很简单,而且我们在那里也是小打小闹,没有作什么大的打算搞多久,反正是能搞多久算多久,能挣多少钱算多少钱吧。这样,就不要蛮多先期投入的,可以边生产边扩大规模。”

“可是开小煤矿也有亏了本的,还有出事的呀!”她的担忧不无道理。确实确实,矿区里的这些小煤矿经常出事,而且还有一些是比较大的事故。



他沉稳地笑了说：“如果是在安全上没有多少把握，又没有把握挣到一些钱，我也不会起这个念头，更加不会跑到山那边去了。爱莲，你就给我放宽一万个心吧。”

她想到自己家里对他的拖累，又想起了他那个家徒四壁的寒酸小屋和两个年龄已经老大不小了却还未成家立业的儿子，只是内疚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知道已经劝不通了，于是从第二天起就每天赶早蒸好一锅馒头，灌好两大可乐瓶凉开水，默默地目送着他上路。

他先是去了樟树岭。那里，山依旧，水照流，天上的白云还如以前一样飘，只是当年开凿出的井筒里已经灌满了水，那一排排的房舍也成了断墙废墟。尤其是那条路，当年能够通过井冈山牌汽车，如今已经垮塌了许多，恐怕只能过牛拉车了。这苍凉的景象，使得他不禁黯然神伤。然而在樟树岭那段路面上意外地发现的农用汽车轮子印，又让他格外地兴奋起来。在这里能不能开办煤矿，最为关键的就是煤炭运输啊！

第二章

一阵“突突突”的声响敲打起了耳膜。林富贵不由得睁开眼睛往那路口望去，只见一辆农用汽车正从柏油路面拐上了这条山道。他一下就从树根上弹跳起来，几步跑下了山坡挥着手喊道：“师傅，师傅。”

农用汽车缓缓地停在了他的面前，从驾驶室里探出了半个身子问：“要搭车？”

“我、我……”林富贵望着司机不由得愣住了。

司机的脸上布满了深度的疤痕，那右边耳朵平平的，一对鼻翼有了些残缺，两只眼睛眯缝地睁着，眼睫毛和眉毛全没了，上面大半边脑袋都没有了头发而亮得反光。

林富贵许久才试探地问：“师傅，你贵姓？”

司机咧了咧嘴：“我是老崔。”

“老崔？”林富贵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那你是不是叫崔平根？在兰村小学读过书的？”

“是呀。”司机不由得打量起这个穿着一身旧工作服的拦车人来，“你是……”

“我是林富贵，”林富贵迫不及待地奔到了车门边，“就是在兰村小学和你同桌的那个人矮子呀！”

“人矮子？你就是林富贵矮子？”崔平根略为迟疑了一下，猛然打开车门跳了下来。这意外的相逢，使得两个人都紧紧地抓住了对方的双



手,许久都没有言语。

他们是初级小学的同班同学。那时，他们一个是奇丑无比的疤面人，一个是个头在班上最小，又是父母全无的孤儿，而且家里都穷得叮当响，一身上下全是打着长长针脚线补丁的破烂儿，因而两个人一直都受到同学们的冷落。开学时编座位，谁都不愿意和他们坐在一起，班主任老师没有办法，只好将这一高一矮的两位编在一桌，坐在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这样，就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对患难与共的好伙伴。崔平根读完四年级就辍学了，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而且这十年都没有过一点儿对方的音讯。

“富贵，”还是崔平根先打破了这双手紧握而又深沉的注视，“你在这里做什么？是想等我的汽车进山里去？”

“是呀，我打算去樟树岭开一个小煤矿，在这里等会进山里的车，找肯去樟树岭运煤的司机。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五六天了，还没有见到一辆汽车往这山里去。”

“你当然等不到别的车了，这条路只有我会跑一跑。”

林富贵急切地问：“找不到别的车了？”

“难啊，难。”崔平根叹了一口气，“这条山路不但是不好走，而且车子也烂得快。喏，我那辆车在这里才只跑了二年多一些吧，还是隔三差五地跑呢，就已经烂得没有办法再修了。这不，大前天我又去买了这辆新车来。”

果然是一辆崭新的农用汽车，油漆鲜亮得耀眼。车厢加上了栏杆，上面罩着一块彩条塑料布。

“你这是去做什么？”林富贵指了指车厢。

“你跟得我去就会知道，也顺便看看这条路。”崔平根带了他一手，
“富贵，上车吧。”

林富贵将自行车丢进路旁一片齐腰深的草丛中，扒了扒不见什么痕迹，便到山坡上拿来帆布工具袋，爬进了驾驶室。